

長篇文藝創作

李莊羊著

七

酒有肉！  
香案擺在門前！有鷄有鴨，有

寫在黃色紙牌位上，很規整，很蒼勁！牌位立在正中，被插入一個米碗中。

天已發亮了，在東方吐出魚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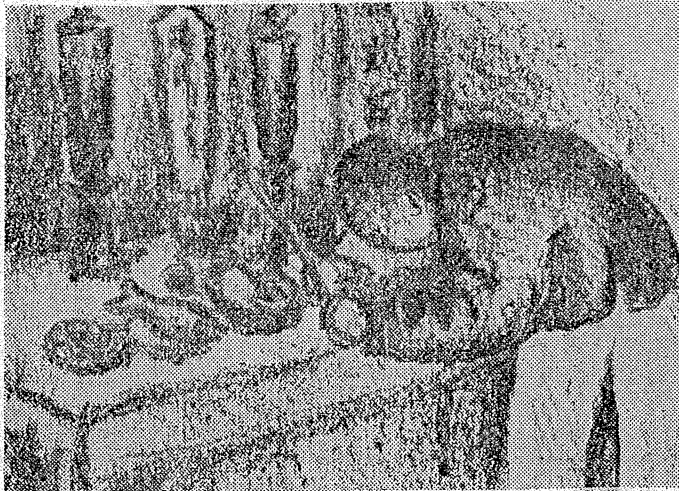
魯明山穿一件黑色的長袍，套上馬褂，手舉高高的線香，立在供桌前禱告：

「趙兄在天之靈：受小弟至誠的供養，聽小弟至誠的話。他是虔誠的，緊抿住面孔，眼痴而摯誠的望着空中：『我奔走江湖，領着弟兄出生入死已經卅四年，一向對人以義，凡是弟兄，莫不是同苦共福。有危難自己身先去為，有福先讓

弟兄去享，所以才漸漸立下威風，江浙閩粵，一提起魯明山，雖不是人人皆曉，却也大有名！我待人以義，要求別人也是一個義字，共同拼命，共同守秘密，如有出賣，或受利誘脫出的人，爲了大義，必得制服他治以應得的極刑！趙仁兄在天上之靈，會曉得小弟之義心耿耿，不必小弟費唇舌。趙仁兄會兩度救我脫出死獄，以你那公開職官保護小弟暗中的活動，大恩非淺！我們是俠義之交，彼此曾經結拜換帖，親如骨肉！一向是共錢財，共遊樂。孰料，你在光復後被判下獄，冤枉而死！你我都得不到同情，還受人咒罵！想到此，令人氣憤填膺！我爲了使你不得斷了香煙後代，有人能繼承你的俠義精神，不惜一切的栽培你的兒子趙中天，一向對他視如自己兒子！危險的事不

叫他去作，受苦的事也沒有他的份！這全是看在我我的交情份子上，欲表示大義！誰曉得，他先是瞧不起你，認爲你是作了惡，連累他受不該萬死嗎？這種萬惡的逆子，罪立誓行俠行義，後來竟敢批評我是個壞人！這小子還勸我自首去送死！存起卑鄙的心，要瓦解我卅四年血汗所建立的事業和威信。不僅如此，他還存心要全體弟兄叛離我，希望同黨的人都入獄下牢。更可恨的，他勾引我的女兒香姑，幸虧我女兒知道貞節，明曉人倫，家教森嚴，道德高上，才未被他沾污！最可恨的，這小子，竟背棄誓約，向警局自首，大大的出賣了我們，弄得我寧波事業全部垮臺，二名最有義氣，最忠誠，最勇敢的弟兄被捕下牢，我的臂受了槍傷！不得不放棄幾年苦心建立的基礎。慘敗竟至於此！已到手的肉票，被抗出去！結果東西散！怎不令人寒心？趙仁兄！你一身義骨，爲此小子給你丟了大臉！小弟怎還能縱容，決心將他大大懲罰，治以死刑！一則以慰仁兄在天之靈；二則爲被捕弟兄復仇；三則伸張正義；四則平弟兄們之氣；五則維持吾黨紀律；六則重建我們威信；七則爲小女香姑雪耻；八則去掉大患！

「誰曉得，竟引起仁兄之誤會！險些弄出大錯。今既知仁兄在天之靈對



魯明山在禱告：「趙兄在天之靈：受小弟至誠的供養，聽小弟至誠的話」。

弟責罪，自當及早挽救。全看仁兄之情份，小弟決定不殺這逆賊，放他一條生路！現在他傷勢太重，我當爲他醫好傷！然後，逼他去替我殺死一個警察，看他！他有福則生，無福則死！是生是死不在我。我盡到義務，這是八全其美的路。保佑我！我決定每月爲你大供一次！死雖未共死，你死我生也要同享！魂兮歸來！來飲用一杯吧！不管是好是不好，聊表心意了！

魯明山說完，跪到地上，叩三個頭：「來！大家都拜上一拜，他是我們的救命恩人，最有義氣的人！」

太陽已昇出了，而在魯明山，也安然的笑了。

何三的头，用白布包裹上，他先過來向香案叩三個頭。長福站在一邊不動！鼓着嘴，臉發青，在嘴旁裂開一個傷口，血仍向外流！衣服被撕破了。

魯明山說：「長福！為什麼不拜？」

「他兒子趙中天不是好東西！是敵人！」

「你拜的是趙中天嗎？」魯明山板起臉！

長福沒話說了！氣冲冲的跪下，叩三個頭，對着牌位叫：「看你救我大人的面子！拜就拜吧！你的靈魂聽着，你兒子再吃我——。再吃香姑的豆腐，我就殺了他！傍人也是如此！」他氣冲冲的站起，對何三爺送去一個冷眼，又站到魯明山旁去。

大貴，還有三四個人都依次的拜了！魯明山轉為欣快：「現在好了！等香燭完，就撤下香案。沒睡覺的去睡覺，輪班去看山上房子，不讓趙中天受苦，給他換藥，弄好後再說。」

「是！大哥的判斷很對！不能讓趙中天死！有用，有用的！」何三爺說。

「好！你與長福進來！」魯明山走進廳子！長福也跟進去。何三爺有點躊躇，終也進去。

「大哥！聽我說。」何三爺見魯明山剛剛坐下，即向他說：「我是開玩笑！我說趙中天這小子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，香姑怎能嫁這種

人呢？我說，即使嫁給我——們，任何弟兄也好……。」

長福氣起：「媽的！嫁給你——們！」

何三爺說：「長福！我是一句好話！你怎麼這樣粗魯？大哥！看到嗎？他就是不顧一切的冷拳傷人，打起我來！我要像他，那就完了！」

「你混蛋！」長福氣憤着。

「為什麼這樣無禮？你是禽牲嗎？」魯明山對着長福高聲罵！站了起來。長福轉過頭，一言不發。

魯明山繼續說：「不准你們再談這些事！誰有理，誰無理不准再去論，我也不聽了！以後再看你們胡來，就毫不客氣！長福你出去吧！」

長福還想說話，但為魯明山制止了！嚴厲的命他出去，他氣冲冲的邁出了房門。

「大哥！不要生氣！他是我們知道的，生來就是剛直！容不住火！」

魯明山搖搖手：「不談了！不談了！談一談寧波的事！你連夜還未合眠，又打了架……。」

「沒關係！沒關係！一夜兩夜不睡沒關係！」何三爺坐在魯明山旁的木椅子上：「寧波嗎？太慘了！」

「林六弟怎樣？」

「一點事都沒有，他不怕，旅館還能開，他去寧波未久，不認識趙中天，不然就完蛋了！現在寧波祇有他和錢大海，林鳳林了！錢大海，林鳳林都無危險，警局黑單沒有他們！成天賭錢！」

「現在……」。魯明山說着又

停下，似在思索，過了很久才說：

「叫一個人去廣州去，隨便綁一個有名人的孩子，到郊外殺了，埋起！用『金圈黨領袖魯明山』名義寫信恐嚇！說我領着『金圈黨』到廣州了！大大的開價，要一百兩！聽着，我們目的不是要錢！是爲了轉移人的目標！殺死人授完信就坐車回來，神不知鬼不覺！」

「對！對！對極了！隨便殺死一個名人的兒子！這要大開價！要他付不起，一定報案！祇要他報案就好了！就公布出去，就以爲我們到了廣州啦！對！對！對！」何三爺興奮的搖擺着頭。

「另外嗎？……」魯明山翻翻眼：「在上海重振威風！以這爲根據地！」

「對！對！」

「現在就應籌劃了！好！大家都疲倦了。明天再談，你更應休息。」他站起！伸個懶腰！何三爺也站起！

「我們一定重振威風，澈底的來兩手！叫人知道厲害！可是……。」

「怎樣？」

「大哥你夜中見到趙中天爸爸的靈魂了？」

「沒有！沒有！不要胡思亂想，不要亂傳瞎說。」

何三走出。魯明山在想，忽然頓有所悟，他高叫：「何三弟！何三弟！」

何三再回來。魯明山說：

「告訴你也好！我真的遇見了趙中天爸爸的靈魂！他穿得很漂亮，長袍馬褂，他勸我不殺他孩子！他說他一定保佑我們，我與他談好

了條件，他答應我，假若有叛離我的，出賣我的，不聽我指揮的，三心兩意的，一定拘去他的魂！叫他不得好死！你把這消息轉告訴大家！啊！還有！還有！我們以後，不管是在什麼地方，幹什麼危險事，他的靈魂，都會保佑我們，永遠平安！大家幹這行買賣，有了保障啦！啊！對啦，趙申義的靈魂，現在在天上已經當了判官的副官了，就是我們以後死掉了，靈魂上天，他也會偷偷的將我們列在仁慈善良者的簿子上去！還有！祇要聽我吩咐，我即會向趙申義的靈魂說情！設法將生死簿改一改，延長我們壽命！」

何三爺驚望着，欣喜得跳起來。他們又談了一些事！何三與魯明山沖的走了。魯明山唱起紹興戲：「走了一山又一山，眼前來到了翠屏山，翠屏山上百般好！多少鮮……。」唱到這，又收斂住笑容，自己喃喃自語：「趙仁兄不要怪罪，我雖然說謊！却對你也好！唉！保佑我吧！」

八

直到黃昏時分，魯明山纔睡足了覺，起床後在自疑爲什麼睡得如此安穩？一個夢都不會做到，他原想到趙申義一定會在睡覺時爲他托夢的，在床上翻來覆去準備着答覆他責問的辭句，心懷着恐懼，生恐趙申義對他翻臉報復，好不容易才睡覺，他怎能料到呢？一整個白晝都安睡，到了黃昏精神十足，他的恐懼也減少了！胡思亂想！用過一點點心，他想，或許因爲是白天吧

魯明山呆望她，……啊！太像了！正像她母親，尤其是……



……

……

，在白天鬼是不敢出來的！當然不會爲他托夢了。

他想，上天對人最大的恩惠，乃是暗夜。在暗夜中可以做着怕別人看見的事，他的一切都是不能讓人知道的！

但最可恨的，夜晚晚上還有神鬼的眼睛在注視他，而又是防不勝防，再有本領也無法逃避！黑暗對他雖然仁慈，却也是凶狠！

這是他以前未曾想過的事，總認爲鬼神敬而遠之就好了，大家是井水不犯河水！他的一切，神鬼沒有干涉的必要，祇是不觸犯鬼神。即會兩下相安互不侵犯！

現在，他感覺到鬼神確實可怕，真會給人厲害看看的，像趙申義馬上就動怒！明明是有月亮一無雲彩的夜，立刻風雲突變，下山時還未覺得有雨，到了山角見閃電交加了！明明是對他而來的嗎？特別是鬆開了趙中天，立刻又風消雲散雨過雷停，不更明明白白因他轉變主意而去的嗎？

他想，想着，眼見西天的紅色雲彩，其中一朵紅色的雲，正像一個人頭，有嘴有眼，赤紅着臉，若吃過酒的醉漢。他在想，也在驚疑，心中立刻映出一張面孔！那是血淋淋的頭，眼睛在瞪着他，咬牙裂嘴，頭髮都豎立着！像是向他追索尋仇！他是？……魯明山想起了那時被他用刀切下人頭的一個守財奴類型的富商！魯明山站將起來，全身發起燒！他轉身向廳中走，突然一個披頭散髮的女人在眼前出現！她似乎在向他討命！他心中已認識出，她即是曾被強姦過而自殺的一個姑娘！魯明山冒起汗！當他要呼叫時，那人又失蹤了，定眼去看，那裏是人？僅是一件女人的衣服，不是旁人的，是他自己女兒香姑的！這件衣服的花色和那已死姑娘的衣服相同，都是白地印着粉色的小花朵！魯明山氣憤極了！立刻將那衣服摔到地上，喊過大貴來，嚴厲命他將這件衣服燒掉！

大貴想說話，被魯明山制止住，睜起圓眼去瞪他，大貴不致怠慢，立刻將衣服拿了去！

魯明山竟怕起黑夜來，可是黑夜又逼到了！他踱進香姑的房中，站在床前去。香姑正俯臥在床上，被單

她猶在不知不覺的抓着，在枕上，濕潤得一滴一滴汗似的！頭髮散亂！眼圍黑中泛紅，已腫漲起。她看見魯明山進來，支撐起上身，但又無力的倒下去。痛楚的叫着：「爸！救救趙中天！」

魯明山呆望她，對她的話未感到什麼，仍舊是那樣望着，他去細細端詳她的面孔！啊！太像了！正像她母親，尤其她這個表情，對他是難忘的，因爲她母親也會這樣的病臥床上，也這樣請他救一個人，然而那是他不能寬恕的一個人！結果，用手將她勒死！對死人可以仁慈一些，遵照她最後一句話，把她和那人一同丟進海中喂魚了！

這是十五六年以前的事了！當時，他心安理得，永遠認爲光明磊落，一派正直大義！十五六年以來從未後悔過。

現在，他的眼睛潦亂了！他似乎是重陷入十五六年的那一幕！香姑鬚髮就是她的母親，那樣呻吟，那樣掙扎，那樣乞求……時間拉得太長了，這一場血腥的戲劇到現在還未收場。一個人也許不怕殺害生命，可是最怕見到他殺死而又復活的生命，死後的掙扎比生前的抵抗要可怕得多了！他在驚問：「還未死嗎？」

香姑聽到這句話是悲哀的，可是看見父親的面孔，悚惶的冒着汗，也隨着恐慌，她終於掙扎的坐起！這樣一坐，更使魯明山驚懼！好似死人復活了！連退了一步惶叫：「不要恨我！我已後悔了！……」

那樣子是反乎平常的，幾幾乎已嚇掉了魂！爲他從來所未有的。

「爸爸！太好了！你太好了！我不恨你，我高興！現在後悔正好，趙中天還未死……？啊！我不嫁長福……」

香姑誤將魯明山的話是對他說的事，是後悔爲她訂婚或殺趙中天的事。那話雖然是對着她說的，却不是真的她，而是神經亂中一個倍形！

魯明山未因香姑的話而生氣，相反的倒高興了！他高興的並不是香姑快樂和說他好，而是使他清醒了她確實是活着的香姑，而不是死掉了十五六年的香姑母親！這使他大大的安心，眼淚樂得溢出來，握住香姑的腕：

「我的好女兒，我的好女兒！不要怕！不要怕！呀！你的臉已哭得紅腫，安心的養病！一心一意的養病！病好了，就是你的喜事了！」

從魯明山的身上泛出一股慈愛來，這也是他從來都未有的，使香姑感激的投進他懷中咽泣。香姑的哭，不是悲哀，而是過份的感激與快樂。魯明山坐在床上，撫摸女兒的頭髮，竟也流出淚來。

兩個人的心並不是一樣！這乃是反常的共鳴。香姑以爲父親真的後悔了，真的打銷了逼她與長福結婚，也真的決心不殺趙中天了！他撫摸她是真的同情了她！而魯明山連這些都未想，這一瞬僅是陷入十五六年以前的事，從那個恐怖的一幕中又重走了回來，得到了安全！這像夢中從斷壁絕崖上掉落下去，正在危急時而醒過來曉得那是一夢，心悸之餘需要一個人作伴是同

樣的道理，他叫香姑不要怕，實在是為自己壯膽爲自己叫魂罷了！他撫慰香姑乃是人的一種本能，要從撫慰人的裏面得到對自己的慰藉！他告訴香姑喜事到了！並不是指釋趙中天或解除她與長福的婚姻，而實在是陪着她即與長福結婚的喜事而言的！

然而兩個的話，確實能生出共鳴的作用，不過，這種共鳴是錯綜又雜亂的。兩個的心，相距太遠了！

香姑太興奮了，她現出笑，那是慘然的笑：「爸爸！我太感激你了！這等與救了我！」

「唉！妳現在瞭解就好了！那小子實在不是好東西，他不懂得妳去動情！」魯明山是指趙中天說的，香姑又誤以爲指長福而言的，她更形興奮：

「爸爸，太對了！我早就瞭解了我！」香姑是指長福而言，而魯明山又誤以爲是指趙中天了！他更覺得痛快：

「你能知道我的一片苦心就好了！聽爸爸的話吧！妳不聽我的話又聽誰的話呢？」

「爸爸！」香姑滴着淚，對魯明山說：「我一切都聽你的話！一定聽你的話！」

感情這個東西祇有直覺，尤當感情最濃重的時候，祇是順着傾向去走。受恩惠時在過份的感激中常能全力的不惜一切的酬報對方，她的話是感情上憑直覺，對魯明山感

激後的酬報！份量雖重，却極爲自然。

「那太好了！聽我爲妳安排吧！」魯明山放下香姑，站起身來，心花怒放的說：「我一定爲妳大大的爭個面子，好！等着吧！各地的叔叔們都快會齊了，信任我，聽我的話！」

「啊！爸爸！我一定聽你的話，一定相信你！你爲我安排吧！」她在極度興奮中感到安全，從安全中現出感激，在感激中，重建立了倚賴與信任！

魯明山太高興了，把恐懼全然忘記，他出了後院，直奔大廳！長福在那兒。

「長福，告訴你最好的消息吧！香姑願意和你結婚，她會做一個最好的妻子的，你真是幸福啊！唉！他媽的，有福之人哪！香姑長的和她媽一樣！唉！又比她媽好，女人最要緊的是忠心對待丈夫，一切要她從心裏願意，要逼着做，三心二意的沒意思啊！現在她一心一意的答應了，一定會一心一意的服侍你！啊！小子你要對她體貼一些！處處愛護些，我的女兒不能當黃臉婆的隨便打罵！快！快！去吧！照計劃，去太滄縣城買套新衣服！多買兩件吧！叫大貴陪你去，這傻小子連選衣服都不會，另外，好，不要你了！你不懂的，我已大大的籌辦了，已將各路好漢們都請了，大家開懷痛飲吧……」

魯明山一人的高興爲全院子的人都帶來快樂。尤其是長福，嘴已經合攏不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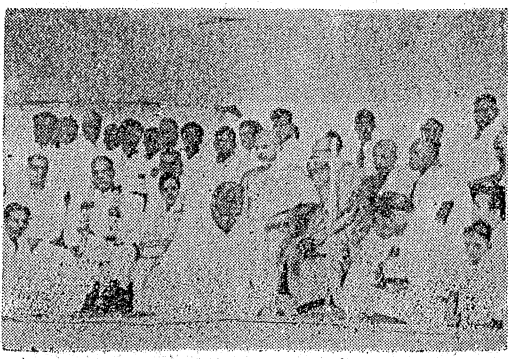
來函  
照登

摩訶菩提學會  
呼籲佛教基金

印度摩訶菩提學會秘書瓦利與哈致函本刊：當印度於一九四七年獨立之際，有一項重新檢討可謂新紀元之工作，他們覺得不但在政治方面要檢討，而且社會、文化、宗教、經濟、及教育生活都應重新檢討，在許多發展當中，曾代替了宗教與文化，可是這次把淵源很深，而且更重要而豐富的佛教，被印度人重新發現了。新倡的佛教團體名爲摩訶菩提學會，這個團體，是一八九一年由達摩波拉(Ven. Anagarik Dharmapala)創立的。他的影響，不僅是提倡佛教，而且使國家社會經濟達於新興之境，他提倡慶祝佛陀二千五百年生日，舉國皆用隆重典禮，深具熱忱之意義。這一事件之發起，由安巴克博士(B. R. Ambedkar)之由印度教皈依佛教而更顯其積極性。他是一個賤民階級的國家領袖人物，他皈依佛教，有五萬個信徒與他同時皈依。他的信徒屬於賤民階級，只有佛教是使他們享受平等的，精神上的勢力，這一力量，解放那些社會上的奴隸階級，改正他們的物質待遇，引導他們理智與精神上的進步，我們的信念，是要幫助印度教賤民加入佛教，因此特設一項基金，叫做印度佛教基金。The

Buddhist India Fund, 以爲賤民佛教徒教育，及社會上賤民宗教知識水準之提高。這項基金不但是爲幫助皈依佛教的賤民階級，是佛教的工作；也可以說是一種幫助一般印度賤民，使他們接受平等待遇的一種人道慈善工作，請隨意捐助，不論多寡，皆算爲印度賤民階級盡了力。捐款請按下列地址附寄，不勝盼禱！

The Treasurer,  
Maha Bodhi Society of India,  
4A, Bankim Chatterjee Street,  
Calcutta-12.



右圖即係安巴克博士與夫人在皈依佛教典禮席上。